

# 记忆中的年

★陈奕娟

春节期间,北流城区多条主干道两侧挂起了一串串红红的灯笼,将街道装扮得无比靓丽,浓郁的年味弥漫在大街小巷。看着这一幕,那些过年的往事在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。

小时候,我特别盼望过年,因为那时有漂亮的衣服穿,有美味的食物,还可以出去玩、收到红包。往往一到腊月,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,盼望年快点来到。对于我们焦急的心态,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,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,而且还惧怕过年。他们的态度令年幼的我感到困惑。直到成家后,我才完全理解。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,过年意味着开支多了,年岁也长了,光阴似箭呀!

过了腊月初八,家家开始忙年,买新衣、办年货。购置器用,添新碗筷,寓意增添人口,人丁兴旺;羹肴备鸡、鱼,意求年年大吉,连年有余。蒸年糕,以借“年高”寓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。年糕,我们家里也叫“大笏笏”,蒸着吃软糯香甜,煎着吃外酥里嫩,可香了。

腊月廿三是传统的祭灶日,又称“小年”,是民间祭灶的日子。自这天起,家家择晴日进行年终大扫除,俗称“扫屋”,将居室内外和家什用具洗刷、清扫一新,其用意是要把一切“穷运”“晦气”扫出门。

除夕是过年气氛最为浓厚的一天了。漂泊再远的游子也是要赶着回家去和家人团聚,在爆竹声中辞旧岁,烟花满天迎新春。而贴春联,是年味的展现。到了除夕那一天,家家户户都拿出准备好的红春联,贴在自家大门上,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,更重要的是以美好文字来抒发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贴春联的时候,都是分工合作,我和弟弟比赛着把浆糊刷在春联上,递给父亲。贴好横批后,父亲在梯子上问我们姐弟俩,贴歪了没,等我们说正了,他才从梯子上下来审视一番。我最喜欢的莫过于贴福字和红纸了,即所谓的“利是”,贴利是得费不少时间,这样,母亲就不会再喊我在厨房洗洗涮涮。房间门口、谷仓、猪舍牛栏、床铺、门前那些龙眼树和荔枝树等,甚至水缸都贴上利是,预示着来年五谷丰登,米食充足,诸事顺顺利利。

下午两三点,就可以祭祖了。各家拿猪、鸡、发糕等贡品去宗祠祭祖,然后烧纸钱、放鞭炮。祭毕,便开始吃团圆饭,那原汁原味鲜美的白切鸡,一年也就吃那么三几回。吃团圆饭时,不能高声说话,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,此时也是柔声细语。吃罢团圆饭,我们小孩要洗母亲精心准备好的“香香水”澡,穿新衣。所谓的“香香水”,是用黄皮叶、柚子叶、杨桃叶、竹叶等一起煲的水,意味着用来洗澡可以辟邪、祈福,去一年霉运。

母亲格外忙碌,往往是最后一个洗澡的人,因为她还有重大的任务没完成,那就是包粽子。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糯米、绿豆、五花肉等食材搬到堂屋,在煮过粽叶的清香中,一双巧手飞快地一折一卷,再绑上绳子,有棱有角的粽子飞落进大锅里。用木棒硬柴煮上几个小时,顿时,粽叶的原始清香,以及米豆肉混合起来的味道,袅袅地从每家每户的窗棂间飘逸而出,馋得正在看春晚的我们,左顾右盼,就想一尝为快。

晚上要守岁,每个房间灯火通明,叫“点岁火”,连牛栏鸡舍也不例外。那给人希望的万家灯火,似乎最懂得人间烟火的情愫,门前红红的灯笼照耀着人们生活的幸福味道,通透明了,仿佛贯穿了古今。

热闹而忙碌的除夕很快过去,在鞭炮声中,大年初一到了。期盼、欢喜在村头巷尾氤氲。我们给自家的长辈拜年问安,说“恭喜发财”之类的吉祥话,压岁钱往往是1元、2元、5元。拿着压岁钱,我心里乐开了花,兴奋的心情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

初二起,村民开始走亲戚拜年了。木棉村一直聚集在一起玩耍嬉戏的孩子们早就知道,年初二是要去外婆家的,这是拜年来要走的第一家。儿时的我,很珍视自己的新年衣服,稍有一点泥污溅上,就赶紧擦掉,因为我清楚,新衣服仅有一身,走亲戚拜年一定要穿戴崭新衣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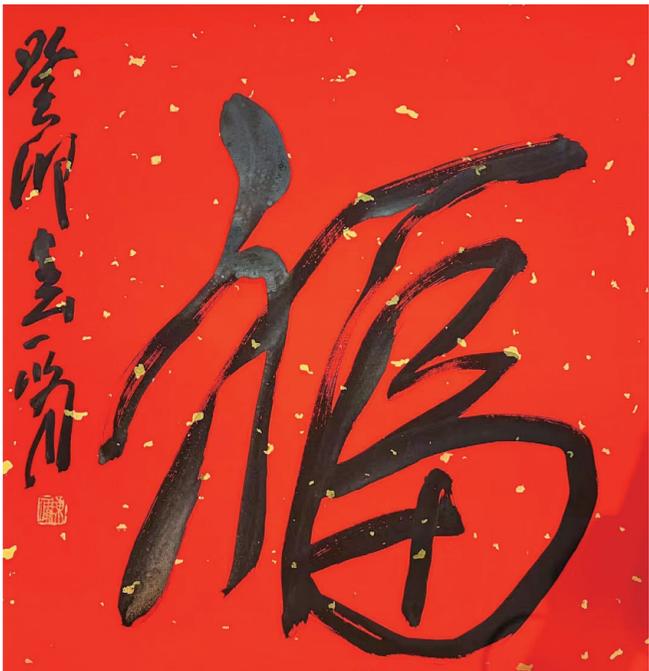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,因为母亲兄弟姐妹多,要准备的年货也不少,父亲就用嘉陵摩托车把用箱子装好的拜年礼物送到外婆家。而母亲则骑自行车载上我和弟弟,从家里出发,经过邱屋、梁屋、邹屋,那条弯曲不好走的土路就将我们引到了外婆家,那个给我亲昵,叫我倍感温暖的乡村人家。

记忆中的年大都是在下雨。雨后,从邱屋到梁屋那段路特别难走,路上有深深浅浅的水窝子,小石头在水里被盖住了。而没水的路面又特别容易打滑。母亲紧紧抓住车把,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,生怕一个不留神摔倒在路面上,我坐在后面紧紧地抓着她的衣服,哪怕披着雨衣,从颠簸摇晃着的车子,都能感觉到母亲的紧张。我担忧着母亲,怕摔跤,也担心新衣服被弄脏了。终于到了干爽一点的路面,母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……

现在,只要你想,白切鸡、粽子可以天天吃。不管什么稀奇的食物,在平常的日子里都能吃上了。许多乡村的小路变成了混凝土道路,汽车也早已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。那些年,拜年路上的雨里行车,一步一滑的艰辛,还有关于年的记忆等情景,时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,为我怀念童年的继续情愫增添了丰富的年的画面感。

外公外婆相继故去,就剩下几间他们住过的孤零零的空房子,院子里满是枯萎的野草和厚厚的落叶,萧疏而荒凉。每到过年,想到他们,有欢喜,也有无限伤感,更怀念过去的日子。

和母亲一起走在去外婆家拜年路上的情境,更是使我常咀嚼其中的酸辣苦甜。我童年的脚步,一直在丈量着亲情与梦想的距离。这份弥足珍贵的亲情,支撑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前行。



书法

(作者:陈一峰)

去村,是年少时最向往的户外活动。

因为去村,可以穿威衫(玉林方言,指漂亮的衣服)、出门吃好的,不用写作业,还有红包拿。

最怕不够车位而被取消行程,失落感会弥漫整个童年。

去外婆家是最容易成行的。在外婆家,外孙才是最受欢迎的人。若我不跟妈妈回外婆家,外婆总是对我妈妈说,你的仔不回来,你回来干嘛?母亲只得努努嘴:妈,我才是你亲生的。

到了外婆家,外婆家的鸡、鸭便有血光之灾;外婆家的糖、枣、饼便会不翼而飞……因此我被外婆呼成“挖屋鸡”。

外婆家的鸡、外婆家的狗、外婆家的猫也被撵得鸡飞狗跳,外婆一家不但不没有责怪,反倒是饶有兴趣在旁边围观,当成一种娱乐消遣,因此我又多了一个外号“牛头虫”。

屋里玩够了,我便要表哥表弟带我登塔掏鸟窝抓小鸟,上山爬树摘果,下河玩水摸鱼,看着衣服被勾破或是湿漉漉一脸泥的我们回到家,大惊失色的外婆抓起棍子便对表哥表弟一顿胖揍,从来不管本来是我牵的头,责任全在于表哥

表弟,是他们没有带好我。

三天之后,我们离开外婆家了,旅行包被塞得满满的,我又添了一身新衣裳,走时还得了几个红包。所以去外婆家,是我最喜欢的去村。

去舅祖、大姑等长辈的家,规矩就多了。出发时伯母、叔母会从箱底里翻出平时极少穿着的花衣服,这套衣服叫作“去村衫”。这套衣服穿上,整个人的气质立马不同。

伯母会对我们作出出发前总动员,我们一再被教育:见人一定要先问好,哪一个如果不带嘴去(没礼貌),下次就不给去了,不能翻别人家的东西,在村里不能四处乱跑、大声叫喊……

# 去村

★温忠宁

只要能去村,没有不能答应的前提。我们一个劲地点头,只盼早点出发。

去村一般是走路或者骑自行车。如果是骑车,到了村口,我们便推着车走路到长辈的家里,去村是绝对不能直接骑车到人家门口,这是对长辈的一种不尊重。

吃饭时也很拘束: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,不在自己面前的菜只能夹向自己的菜,不能挑肥拣瘦、不能翻碗里的菜、不能挑肥拣瘦、不能掉饭米粒、不能发出声音,要夹好菜给老人,不能添第3碗饭,第2碗也只能装小半碗,免得被给长辈留个“饿瘪”的印象。

吃完饭还要端着饭碗站起来请大家慢慢吃,然后坐在一旁认真听大人交谈;看见长辈的碗空了,要及时给长辈添饭。

总之规矩多多,非常约束。但无论如何,去村吃的总比在家里强吧。因此约束再多,哪怕是要走很远的路,我们都愿意去,如果不得去就哭闹。

以前家里穷,食物匮乏。于是,有句谚语叫作“转外家,害自家,锅盖生尘菜打花”。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如今,高铁、飞机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交通工具,衣服的款式各种各样,餐桌上的美食众多。我已成家了,也喜欢带小孩去村走亲戚,和亲戚联络感情。

客家有句谚语:“一代亲,二代表,三代闲了了”。所谓远亲不如近邻,越走越亲。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逝,去村只是一种仪式,内在却是维系亲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

北流狮舞

(吕翔 摄)

大年初一,照例放完鞭炮吃了团圆饭,村里每一个人都会带着美好的心愿向菜地出发。

早饭吃得快的人家早早便出发了,争个第一讨个吉利,事事都顺。过不了多久,成群结队的人开始出动,穿着新衣从田埂走过。上一年,村里成了示范村,每条路都铺上水泥,乡亲们走得更兴奋了。一般情况下,同属一个家族的人往往走在一起,大人牵着小孩,陆陆续续朝菜地讨吉利去了。碰了面,相互打招呼,个个神采奕奕。

虽然同在一个村庄长大,但大部分年轻人到外地谋生去了,只有在春节这段时间才会赶回来跟家人团聚,过一个快乐的新年。春节一过,各奔东西,平时见面的机会也少。所以,春节这段时间是村里面最热闹的时候,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,招待客人或者打牌聊天什么的,尽量休养,尽情娱乐。

我常年在异地求学、工作,几乎没有回家,村里很多小孩也不怎么认识我,好

要过年啦!冬天的早晨虽然寒冷也没挡住热闹的气氛,爸爸妈妈和圆圆从集市上回来,手里拎着沉甸甸的年货,有鸡鸭鱼肉,各种好吃的零食水果,还有新衣新帽。

到了家,圆圆就抱着新年礼物跑进小屋去了。他拿起一顶蓝帽子正准备往头上戴,帽子突然飞了起来,还发出了神奇的蓝光!圆圆吓得目瞪口呆,眼睁睁看着从帽子里面钻出来一个蓝皮肤的大眼睛小人儿。

圆圆半天才回过神,问道:“你……你是谁啊?怎么会藏到我的帽子里呢?”大眼睛小人儿转动着大脑袋,疑惑地打量着周围,伤心地说:“我是从M星系来的外星人,我叫方方,我是来收集春节能量的,这样我才能飞回家。正好看到你的这顶帽子,我就趁你们不注意,钻进来了。”

“哇,你真的是外星人啊?那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过春节吗?”圆圆拍着胸脯说。方方跳到圆圆的手掌上,说道:“谢谢你!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!”

第二天一早,圆圆一家就起来做大

像我成了天外来客。不仅如此,跟我一起长大的小孩多半到广东那边打工去了,渐渐赶上城里人的时髦,染发的染发,穿奇装异服的也颇为显眼。

新年里摘什么菜也是有讲究的,妇女们一般摘的是芹菜,芹与勤同音,意味着今后更加勤劳。老人们喜欢摘上几棵韭菜,祝福自己活得 longer 些。还在读书的小孩总是在父母的引导下摘下几颗葱,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,将来有美好的前程。新年摘菜也是一门学问,哪家小孩不小心摘了菜花,往往被大人们拿来取笑一番。小孩们爱玩,哪管大人那一套,好看就

摘下来拿着玩。也只有摘菜这个新年仪式中,大家才这么快乐地聚在一起。可我发现,父亲那代人一年比一年苍老了,时间无情,谁也躲不过岁月的蹉跎。碰到熟悉的,我则友好一笑,当作行个新年礼,爱搭话的自然会问我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事情。

摘菜只是一种风俗习惯,用家乡话说叫“出脚”,意思是新年的第一时间出去便有所收获,今后也将一帆风顺。摘的菜也不必多,意思意思就好了。各家各户都在菜园里种着各式菜儿,新年里不管你摘哪一家的菜都是允许的,看

中那一棵便摘哪一棵,没人把你当贼看。菜摘好以后,村民乐滋滋回家了。回到家,把菜放好,把手洗干净,摘菜的仪式算是完成了。

简简单单的一个仪式,蕴含了太多太多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父老乡亲们的日子便不会那么苦了。我们都把“出脚”当成不可缺少的风俗习惯,并从中找到新年的乐趣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,每次回家,我都惊喜地发现,村里大变样了,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,家家户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了。

# 向菜地出发

★薛臣艺

# 外星人方方和春节能量

★朱德华

扫除了。爸妈收拾厨房,爷爷扫地,奶奶擦桌子。圆圆拿着几个红红的窗花给方方看,他说:“过年要贴春联、剪窗花,快来帮我吧!”方方也剪了一个小小的方形的窗花,居然是两个手牵手的小娃娃,这不就是方方和圆圆吗?

于是他们一起在门口贴了春联,窗子上贴了“福”字,旁边还贴了剪纸做的圆圆和方方。

大年三十晚上,家里准备了丰富的年夜饭,妈妈煮了一大锅饺子。大家吃得很开心,方方好奇地问:“为什么新年要吃饺子呢?一定是饺子太美味了!”妈妈眼睛一弯说道:“饺子像元宝一样,是招财进宝,吉祥如意的意思。”

方方和圆圆对视一眼,吃了一口饺

子,觉得自己又收获知识了。到了晚上,一家人坐在电视前看春节联欢晚会。

方方看不懂电视节目,有些昏昏欲睡。为了让方方感受到守岁的乐趣,圆圆一家安排了一场“斗年大作战”。

年是一只专门吃人的神兽,由披着毯子的爸爸扮演:“弱小的人类,我今晚就把你们吃掉!哇呜——”“妈妈,我好害怕,怎么办呀?”圆圆躲在妈妈身后。“别怕,怕鞭炮,让我们放鞭炮吓跑它!”妈妈说道。

于是方方浑身发出红彤彤的光,把一串布做的鞭炮衔在嘴里,冲了过来。“噼里啪啦!噼里啪啦!”圆圆在一旁帮忙配音。爸爸扮演的年,吓到跳跳

了,逃走了。就这样,快乐的大年初一到了,大家都换上了新衣裳,圆圆穿着大花袄,方方也围着红色的小围巾。圆圆喜气洋洋地给爷爷奶奶拜年:“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,长命百岁!”爷爷奶奶逗圆圆,先给了方方一个红包。

方方捧着自己还大的红包,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圆圆对爷爷奶奶说:“给了方方,那就不用红包了。”说完,却把新衣服口袋扯得大大的,眼神示意爷爷奶奶。看得大家哈哈大笑!

方方也非常高兴,在大家的帮助下,他集齐了春节能量,可以回M星系了!